

雷鸣探案系列小说

中国的
《福尔摩斯探案》

美女作家的毁灭

翼浦 著

越孤独，越没有朋友，
越没有人帮助，我越要自重。

——夏洛蒂·勃朗特

大众文艺出版社

雷鸣探案系列小说

Mei nü zuo jia de hui mie
美女作家的毁灭

翼浦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女作家的毁灭/翼浦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5

(雷鸣探案)

ISBN 7-80171-279-X

I.美…

II.翼…

III.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179 号

美女作家的毁灭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625 字数 302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71-279-X/I·207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自序

一个多世纪以来，侦探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上的亿万读者，经久不衰。

中外侦探小说作家中，不少都有自己全力刻画的中心人物，如福尔摩斯、波洛、梅格雷、罗宾、霍桑等，其作品大多形成颇具规模的系列。《雷鸣探案》就是斗胆地步着名家之后尘而创作出来的。

《雷鸣探案》系列小说均为第一人称写法，以“雷鸣”（我）为中心人物，意在塑造一个当代中国“智能型”、“侦探型”刑事侦查员的艺术形象。

《雷鸣探案》是“小说”，不是侦探故事，因为它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属于公安文学，因为它并不着力于警察自身生活的描述；与纪实之作也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充分运用了“虚构”和“塑造”等艺术创作手段，竭力反映基于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

《雷鸣探案》力求情节曲折迷离，最大限度地增强悬疑性，做到案情真相在意料之外而酿成犯罪的动机则在情理之中；同时，它力求真实深刻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刻画出不同阶层人们的时代心态，着力挖掘各类犯罪深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

《雷鸣探案》追求的不是新闻性、轰动性、时效性，而是持久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翼浦

人物名单

雷 鸣——男，20 多岁，刑警侦查员，即“我”

麦 鸥——女，20 多岁，助手、搭档

王 川——男，30 多岁，痕迹检验师

龙 翎——女，30 多岁，法医

队 长——男，40 多岁，刑侦队长

白 玉——女，20 多岁，专职内勤

庞 龙——男，20 多岁，队友

尹大麓——男，20 多岁，队友

盛 昊——男，30 多岁，队友

童 心——女，20 多岁，恋人

目 录

糊涂的爱	1
神秘的手机号	18
美女作家的毁灭	39
复仇者	58
追梦人	139
哑姑	168
冒名顶替	208
谢谢你的爱	299
做贼心虚	331
灭口	351

糊涂的爱

1

冷月山的南坡，走势极其平缓，远地里看，其上绿、白与其他杂色相间，成有序状态分布，就像一面五色斑斓的壮锦。那绿色是浓密的松柏、洋槐、梧桐和如茵的草坪；那白色是穿插在绿树间的人行步道和矗立在草坪上的一座花岗岩墓碑；那杂色是密密层层的花丛，其中不独有象征肃穆、哀情的白花、黄花，红色的、粉色的等艳丽花朵也很不少。一群一群的蜜蜂扑向蜜汁充盈的花枝，一会儿停在花蕊中吸吮，一会儿又高高飞起。树上停立着许多不知名的小鸟，就像是果树的垂实，它们齐声高唱着欢歌，惟有其间的杜鹃，隐藏着黑色身躯，发着啼血之哀。

“冷月”墓地是新开辟的，与其他墓地所不同的是，此处所葬都是新死的人，因而送葬者、凭吊者的悲情也就愈加深重，漫山之上，从日出到日没，总是回荡着催人泪下的哭声。

距主干甬路最远的南部边缘，有偌大一片猩红的玫瑰花丛，花丛中间矗立着一座至洁至纯的汉白玉墓碑。如意云头形碑额上书有“永结同心”的新婚贺词。碑座为盛开的莲花造型，据说是依歿者的偏爱而雕制的，她生前最崇仰莲花那“出淤泥而不染”的圣洁品格。刨光的碑阳中行镌刻着“爱妻鹿歌之墓”字样，深凿镏金，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辉煌的光芒；落

款是“洪潮生哭立”。碑阴上书有“晏晏言笑，今成涕零”的恋念悼文。

墓碑前扑倒着一个人，他双臂死死地抱着石碑，头上淋漓的鲜血滴洒在冰清玉洁的莲花碑座上。

他就是立碑人洪潮生。

2

洪潮生自幼醉涵于工艺美术，专攻水粉画，20余年痴心不改，中西兼备，古今并蓄，风格独具，自成一家，现如今，已经成为名声赫赫的广告设计师。

那次，他为石家庄的美迪化妆品公司设计了一幅题为“飞波流慧”的面霜广告，低调灰暗的背景衬托着半面少女稚嫩的脸颊，只露一只晶莹的明眸，一弯秀美的卧眉，脉脉含情，娇羞可爱。小样顺利被采纳，应客户之邀，他亲赴石家庄，去绘制一幅宽5米、高3米的巨型街头广告牌。

大功告成之后，洪潮生驾着他的米黄色“夏利”悠然而归，一路之上，他自适地仰靠在柔软的椅背上，像醉卧在香气四溢的万花丛中，又像是在阳光普照的海滩之上。嘴里得意地哼着那首《糊涂的爱》：

……

这就是爱，

说也说不清楚；

这就是爱，

心里糊里又糊涂

……

“夏利”驶进市区，一想到自己那空无人迹的两居室，犹

如一片轻纱般的薄雾从天而降，把他刚才那豁亮的心田骤然遮上了一层阴影，一股孤凄、寂寞的痛感向他袭来，潜伏在心底的那种对绵绵情爱的向意念，隐隐地蠕动起来。

至今他还是孑然一身，成年累月沉湎于丹青之中，总是处于大强度的拼搏状态，终日埋头在工作间里构思、设计、描画，再不就是高攀在脚手架上，顶着烈日去绘制街头广告。青壮时期，女孩儿倒也见过不少，可他根本无意也无暇去关顾。如今已逾而立之年，他心底渐渐萌生出孤寂之感，悄然开启了求偶的蒙昧之门。谈何容易？近两年，未婚的、离异的、丧夫的女士他也结识过几个，可她们的兴奋点都不是聚集于他和他的事业上，似乎都在瞄着他那秘而不宣的可观收入。他日渐厌倦，已是心灰意冷。

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属于意外的巧合还是天定的缘分，正当遭受着如饥似渴的求偶愁绪袭扰之时，就是在这次从石家庄返回北京的路上，他遇见了她。

米黄色“夏利”行至玉蜓桥下时，始终处于直视状态的他，竟鬼使神差地旁顾了路边一眼，正是这无意中的一眼给他带来了生活的突变。

他看见，清冷的灯光照射下，水泥墙前侧卧着一个长发女子，低头垂发，蜷曲着身子，很有几分凄惨模样。他倏然变得不能自持，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巨手大力推动着，拉闸、停车、开门，忘乎所以地直奔过去关照。

她穿的是一套近似晚礼服样式的黑色连衣长裙，下摆镶着纹饰繁富的丝绦，大开领、高翘肩，一条镶着宝蓝色金饰的宽大裙带紧束着纤细的腰肢。装束典雅，气派非凡，很是诱人。

他仔细查看着，衣着虽然考究，但是时髦女士所必备的手包却没见有，头饰、耳坠、项链、手镯、戒指等昂贵饰物一概

全无，莫非是被人抢去啦？

他伸出双手，捧起她低埋着的脸，眼前宛如腾起一片彩霞，顿时又幻化成朝露沐浴中的娇艳玫瑰。他惊叹不已，往昔所见的仙姿佚貌全部为之黯然失色，真比自己构思中想象的靓女更靓十倍。

她秀眉微蹙，娇喘嘘嘘，呼出的满是酒气。他明白，她是喝醉了。

怜爱之情霍然而起，莫名其妙地萌生出一种自发的责任感，他为她的安全担起心来：久卧在这儿，要是遇到个不怀好意的歹人怎么办？

他更加不能自持，毫不犹豫，把她抱上“夏利”，带回了家，让她躺在仅有的那张单人床上，自己在过厅的大沙发上睡了一夜。

3

凌晨，她醒了，为感谢他的搭救之恩，她向他尽述了自己的隐衷。

她叫鹿歌，本是个正派无邪的贞纯女孩儿。她聪明但并不精明，自打一上高中便开始背负着父母所施加的巨大压力，非得考上名牌大学不可。三年茹苦含辛的拼搏，终未成功。

父母绝望了，天天杵着她的后脊梁斥责：“不争气的，还有脸在家吃闲饭！”

个性刚强的她决定出离家门去谋生。听说美容、按摩行业最为走红，时髦高雅，酬劳丰厚，画报上的一则招聘广告令她见到了光明。她按照它的导引，前去那家星级饭店的康乐中心应试。真是鸿运亨通，主考人只睹了一眼，便两眼生辉，连连



点头，把一张印制考究的表格丢到她面前，录用了。

鹿歌上了岗，她迎来的第一位客人是个满身香粉之气的东南亚人，黧黑，精瘦，嘴里镶着两颗黄灿灿的大金牙。令她意想不到是那客人丑态百出，毫不掩饰还不算，最后竟然对她动起手脚来，她恐惧、她愤怒，但心里明白，不能违背服务规则，她不敢发脾气，只能躲到墙角，等待着客人平静下来。

客人没有强迫她，也没怪罪她，默默地甩下一叠美钞，平静而去。她依照着店规，赶忙追着，送客人出了大门。上汽车时，客人特意回头向她道了一声“对不起”。

客人没到经理那里去告发，何必自己找麻烦？她没敢声张，暗暗收起美钞，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她的心里失了衡，思绪乱成一团。正当此时，一本日本市井小说启迪了她，那里面的女孩儿为了自立，筹款结婚，竟跑到浴池去做了以色列人的“土耳其娘”。日本女孩儿的榜样，和着那叠蒙昧以求的美钞起到了双重的杠杆作用，令她的意志倒向了先前所不情愿的一边，随之，对自己所慢待了的那位客人生出了一种歉疚之感。

两天之后，那位客人又来这里“按摩”，点名点姓要鹿歌小姐服务。一切程序与上次没什么两样，只是这次她没有拒绝，以此偿还了歉情。

从此，决心放弃女性尊严的她便干上了以色列人的行当，但是，她的打算与其他小姐不同，她只想挣钱，有时有限，绝非贪得无厌。她明白，尽管天天所遇到的都是低三下四的恭维、嘻嘻眯眯的笑脸和令她耳热心甜的巧语花言，可实实在在的的感觉是在做任人戏弄的活玩物。她怀着卧薪尝胆般的横心忍耐着，为了港币、美钞。

一年过去，已渐富有的她，毅然决定“高飞”从良。

这天，一个神迷情醉的追求者发下宏愿，要与她“永以为好”。尚存童雅之心的她竟全然相信，诚心委身于他，给了他贞纯的温存和慷慨的回报。谁想，这竟是一场骗局，残酷的真相是杜十娘遇到了负心的李甲。愚人节这天，他俩在霞飞酒店的酒吧里幽会，那小子还真的对她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愚人”计划，以亲昵的柔情哄骗着，把她灌得不省人事，回来的路上，掠走现钞、存折和满身饰物之后，将她推下车，弃在了玉蜓桥下……

催人心恸的倾吐和满含辛酸的眼泪浸润了洪潮生那近乎干涸了的心田，蠕动着胚芽奋然破土而出。一夕之间，两心便如铁铸一般，凝结成了一团。

借着广泛的业务往来关系，洪潮生为鹿歌谋到一份可心的工作，在白云商城的化妆品专柜上做促销员。

一天晚上，两人同衾共枕，悄悄话倾尽之后，激动不已的洪潮生发出个美好的遐想：“可惜我没有文学天才，不然，非得把咱们这段美好的罗曼史描写一通不可。”

“哎，这个主意挺好，我同意，”鹿歌很是认真，“由我负责来写，好吗？”

“写出我俩的永恒之爱？”

“还得写出你对我的搭救之恩呢。”

4

不久，便生出了意外的恶事，鹿歌突然被人杀死，地点是她自己的家里。

跑来报案的名叫何立志，是鹿歌所在商场化妆品部的部门经理，30多岁，粗眉大眼，面如重枣，筋强体壮，一身粗气。



何立志带着我们去案发现场。他是个嗜烟者，一枝又一枝，不断地吐雾喷云，与他同坐一车，呛得麦鸥小姐一劲儿咳嗽。

路上，何立志介绍着情况。

“今天早晨，鹿歌本应该8点前到岗来上班，都过了8点半也没见她来，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她一向自觉严守出勤纪律，即使是生了病或者有什么事，总会及时打电话来请假。

“我和同事们都知道，鹿歌的爱人出差去了外地，家里就剩她一个，没有人关照，大家都很担心，怕有什么意外情况，就托我到她家去看看。

“到鹿歌家的门外，我先是按门铃，半天也没听见有人答应，歪头一看，门边有条细缝，轻轻一推，房门居然自动打开了。我一边小声喊着她的名字，一边轻手轻脚地往里走，穿过客厅，进了她的卧室，猛地一看，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她光着身子躺在床上，血淋淋的。”

门没锁，属异常现象，这很重要，必须问清楚。

“单元和卧室的两道门，都没锁着？”

“是的，卧室的门还是半开着的呢。”

“现在呢？”

“恢复了原样，请放心，分毫不差，”他特别强调着，“先前我在商场干过两年保卫，这事儿咱懂，案发现场是丁点儿都不能挪动的。”

“你到鹿歌家时，是几点？”

“9点过5分，当然是上午。”

何立志是第一个进入现场、发现死者的人，不能不深究。

“你和鹿歌很熟？”

“熟得很。不过，我得说明，首先是跟她的爱人洪潮生熟，



我们商场各部不少的柜台陈列、橱窗安排、促销广告都是请老洪来给设计的。我们化妆品部的里里外外都是他一手包装的，和他打交道自然多。

“有一次，他来找我，求我给他新娶的爱妻安排个工作，还特别声明她长相漂亮得很、迷人得很。一听这，我马上就答应了，及时雨嘛，我这柜台最需要貌美的小姐，正缺着呢。”

“鹿歌的工作怎样？”

“本职工作没的说，月月受奖、上光荣榜。业余时间还兼着商场团总支的宣传委员呢，她能歌善舞，连什么‘伦巴’、‘恰恰’都会跳，水平蛮高呢。自打她一来，商场的业余生活活跃多了，经常举办舞会、组织卡拉OK大赛。为了搞好促销，她提出个创意，在商场门前广场上搞时装演示，策划、筹备、布置、设计，可费心了。挑选模特，训练、走台更麻烦。小鹿一干就是大半夜，大家说她是‘以店为家’，这一点儿不假，早班、晚班、夜班，经常加，她从来都不计较。”

社会关系，不能不问。

“鹿歌有什么知己朋友吗？”

“不，不知道，只传说有不少小伙子向鹿歌表示过亲近，商场的职工、外面的顾客都有，人长得漂亮，又生性活跃，能不招人吗？”

“洪潮生是什么时候离家的？”

“前天上午，”他特意发着声明，“是鹿歌告诉我的。”

“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下午。”

“去了哪里？”

“天津。”



正如何立志所说，鹿歌家的单元门没锁，绽着一道细缝。

“怪呀，”麦鸥上前轻轻推开，自言自语地低声嘀咕着，“凶手杀人之后逃跑，总要想方设法掩盖现场，哪有不锁门的？”

“恐怕不是没锁，是故意开着的，”我没着她的思路推进着，“这门是撞锁，只要稍稍用力一撞，就能锁上。”

“天下怎么还有这样愚蠢的人？”何立志很不理解，“谁干这事，都懂得把门关死，作恶总得设法掩盖，谁不害怕被人发现？”

“说不定，人家就是想让我们快点儿发现呢。”我无暇细想，随便应着。

案发现场，在主人的卧室。

技术小组的面包车随即也赶到现场来，绘图、拍照、录像、取证，龙翎、王川带着一干技术人员，出来进去地忙碌起来。

死者仰面平躺在双人“席梦思”床上，全身裸露，胸腹上胡乱搭盖着一条花色毛巾被。

创伤全部集中在头部，共有7处，都是刺创，创腔呈上下垂直状，从左眉端至颅顶骨部的骨骼，已经全部破碎凹陷，双目呈乌紫色，鼻孔有血水流出。

枕巾、枕头、床面上都有凝结的血液、脑组织液痕迹。附近的床头柜、床头、墙壁、地面等处，溅有疏密不一的散发性血点和脑液。

床的另一端，有条被揉皱了的枕巾，上面布满浓重的血

迹。

凶器是一把蒙古刀，就丢在床前的地面上，刀把上镶嵌着牛骨，刀体鲜红，如血洗一般。

死者的衣物，分放在几处，外衣挂在门后面的衣架上，睡衣、衬衣叠放在一个方凳上，内衣和内裤挂在床头上，全部衣物，挂放齐整，未见有移动、撕扯的痕迹。

沙发前的玻璃茶几上，摆着个墨玉烟缸，里面有 11 枚过滤嘴烟蒂。

写字台上有个台历，当天一页上，写着“下午 3 点”的字样，旁边画着个“△”。我继续向后翻看，整隔一周之后，14 日的一页上也写着“下午 3 点”，画着个同样的“△”。此类标记都是为备忘而作的，莫非 14 日下午 2 点，还有如今天一样的约会？

我和麦鸥走出卧室，查看了其他地方，过厅、厨房、厕所、阳台……

6

法医龙翎和痕迹专家王川的鉴定已经有了结果。

经对尸冷、尸僵、尸斑等尸体现象进行分析，确认死亡时间为 8 小时，对血液中血清及心包液中钾钠含量进行测定，结果相同，就是说，鹿歌大约是在凌晨 2 点前后被杀的。

经对唾液痕迹的化学成分进行检验，所有烟蒂均为同一男性所吸。11 枝烟蒂说明什么？假使那人是个嗜烟者，1 个小时吸 3 枝，表明他在鹿歌的卧室里至少滞留了 4 个小时，如果不是嗜烟者，则时间还要更长久。滞留时间如此之长，可见来客与死者的往来关系之熟、之密。